

皇仁舊生會口述歷史計劃 籌募二百萬

于鎮康 陸偉雄

口述歷史是一種以個人或群體為本位的研究方法。口述歷史透過深入訪談，獲得個人親述的人生、經驗、觀點和情感，以追溯大眾耳熟能詳的史事中未及發掘的方面，或為傳統歷史文獻遺忘的段落，側面印證歷史的變遷，以及個人或群體與歷史時代的關係。

皇仁舊生會的口述歷史計劃，是希望藉着與舊生及師長作有系統的訪問，能重組不同年代的皇仁生活點滴，以及從側面論述香港及中國這些年來社會的變遷。

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皇仁書院一百四十五周年展覽，展出了口述歷史計劃已訪問六位舊生的片段及簡單介紹，包括何鴻燊博士、張永賢律師、鍾培燊先生、司徒華先生、張佑啟教授及鄧國基先生。

這項口述歷史計劃是由一群舊生在工餘時間推動，計劃的進度及訪問紀錄的處理均未能達到我們預期的標準。因此，我們建議深化此口述歷史計劃，與大學合作，透過他們全職及專業的投入，由舊生會成員協助及督促下，希望能在皇仁150周年，即2012年，有一個更大規模的皇仁舊生口述歷史計劃的資料庫可以推出。



何鴻燊博士



張永賢律師



鍾培燊先生



司徒華先生



張佑啟教授



鄧國基先生

我們正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商討，合作推行皇仁舊生口述歷史計劃，以戰前畢業生及1950年曾在堅尼地道臨時校舍肄業的348人（見第42期會訊）為首階段訪問目標，透過他們的生命歷程，以紀錄這一代「皇仁仔」對香港、中國甚至世界的貢獻。

按現時粗略估算，此項口述歷史計劃約需經費二百萬。我們期望大家能慷慨解囊，資助此項對皇仁書院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計劃。如籌款所得多於此計劃所需，餘款將會全數撥予籌備皇仁書院150周年校慶活動。

我們更需要舊生的參與，包括訪問、資料搜集及整理、攝影、錄影、及其他後期製作及文字整理工作。

我們希望能很快得到你們積極的回應及贊助，支票抬頭「皇仁舊生會」。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舊生會副會長陸偉雄（電話：9039 6897 電郵：fatfatuk@yahoo.com.hk）。

皇仁舊生會

會訊

第四十四期

皇仁舊生會
會訊
第四十四期



荷李活道前皇仁書院遺址之保育 期望有你們的參與及支持

皇仁舊生會

2007年10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宣佈一系列活化歷史建築措施，其中包括將荷李活道皇仁書院舊址，從政府勾地表剔出，為期一年，並邀請各界提出活化方案。（施政報告第53段）

2008年10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宣佈，決定將荷李活道前皇仁書院遺址從政府勾地表正式剔除，並會以創意產業及教育作為未來規劃用途。（施政報告第106段）。

從此，活化及保育荷李活道前皇仁書院遺址之工作便進入下一個階段。

作為皇仁舊生，參予討論此課題是義不容辭的事。我們在今期會訊刊登一篇由皇仁舊生Kirk Lim（1997年F.7畢業）撰寫，可讀性甚高的校史研究報告，給校友們提供一個歷史背景作為參考。

在過去數年，皇仁舊生會一直向政府積極推動保育荷李活道皇仁書院舊址。

2006年1月，在古物諮詢委員會（第123次會議2006年1月24日）討論荷李活道前皇仁書院遺址的發展前，皇仁舊生會向古物諮詢委員會致函，建議保留遺迹，在決定未來發展時，應考慮該遺址在香港歷史文化的意義，而製訂出一個大眾接受的方案。皇仁舊生會的執委陸偉雄、何冠環及黃邦俊旁聽該次會議。在該次會議上，多名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均認同皇仁書院在香港的歷史價值，建議遺迹應盡量保留。

為慶祝皇仁書院一百四十五周年校慶，舊生會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及皇仁書院合作，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三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皇仁書院一百四十五周年展覽。皇仁舊生會特別為是次展覽訂造的1:75 荷李活道皇仁書院模型，重現當年學校的風采。是次展覽共有超過六千名市民參觀。

此座荷李活道皇仁書院模型，成為日後關於保育此地段的展覽及諮詢會議不可或缺的展品；其中包括發展局於二零零八年一月至五月在尖沙咀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辦的文化保育展覽，中西區區議會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廿一日至三月一日在荷李活道前皇仁書院遺址舉行的「前中央書院想創日」。

在保育荷李活道皇仁書院遺跡一事，舊生會與有關當局保持緊密聯繫，表達原址保留所有遺跡的要求，並希望在未來的發展上，能預留空間展示中央書院的歷史。

為回應行政長官在2007施政報告邀請各界提出活化皇仁書院舊址方案，舊生會在2008年9月向發展局致函表達意見，希望能在原址重建荷李活道皇仁書院，並建議該址之未來用途需與皇仁書院之歷史氛圍配合，以加強該區之歷史及文化價值。此項建議更獲得多名舊生會顧問聯名支持，包括何鴻燊博士、鄧國基先生、區啓光先生、陳耀莊先生、陳坤耀教授、蔡熾昌先生、鄭燦基先生、馮載祥先生、簡福飴先生、鄭其



荷李活道皇仁書院之遺跡——兩台梯級及柱基



志先生、林中麟先生、梁智鴻醫生、沈祖堯教授及湯家驥議員。（見第42期會訊）

細心思量行政長官2008年10月施政報告第106段內容，荷李活道前皇仁書院遺址已從政府勾地表正式剔除，並會以創意產業及教育作為未來規劃用途。官方態度很明確，長遠大方向亦清晰不過，已為舊址新發展創造了條件，有了這一個基礎，剩下來的工作便是

集思廣益，精益求精，儘速完成研究出幾個高度可行性方案，供社會及政府考慮。

皇仁舊生會將會繼續關注此地段的規劃發展，亦期望有你們的參與及支持。如有任何建議或查詢，歡迎聯絡舊生會副會長陸偉雄（電話：9039 6897 電郵：fatfatluk@yahoo.com.hk）。



荷李活道皇仁書院校舍模型

Congratulations!

祝賀 本會名譽顧問
周一嶽校友

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
金紫荊星章勳銜

皇仁舊生會 敬賀
2009年7月

祝賀 本會會員
霍泰輝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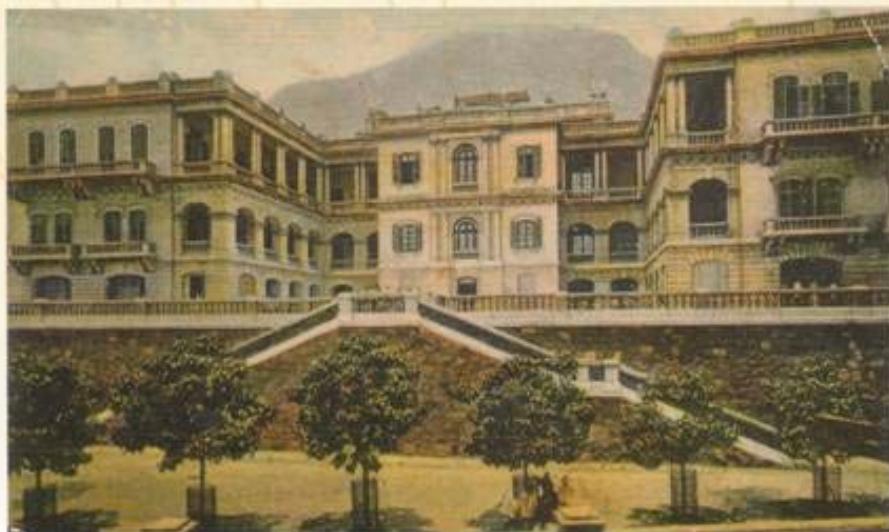
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
銀紫荊星章勳銜

皇仁舊生會 敬賀
2009年7月

祝賀 本會會員
余熾鏗校友

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
銀紫荊星章勳銜

皇仁舊生會 敬賀
2009年7月



荷李活道皇仁書院校舍全貌

皇仁書院戰前校史研究

Kirk Lim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一間官立中學的過去，其研究價值有很大局限；但早期香港殖民地的歷史，及中央書院在歷史上偶然的獨特性，影響了近代香港及中國歷史的名人，在其青少年時期都入讀這間學校；因此中央書院作為公眾史的一部份，其獨特的研究價值令人無法忽視。

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創立於 1862 年，初期之校舍位於維多利亞城——中環歌賦街及荷李活道中間，於 1889 年搬過了對面街（原校舍由剛成立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遷入），改名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 年鑑於太多學校以「維多利亞」為名，因此改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直至 1941 年 12 月日軍入侵為止，它一直是皇仁書院的校舍。

書院遺址

觀乎此宏偉的建築最初的興建費用，高達五十萬港元（一說為廿五萬港元），乃殖民地初期價格最昂貴的建築物之一，於 1884 年由港督寶雲拍板興建，工程一再延期之下，於 1889 年完工；對比落成於 1888 年的建築，如天主教香港教區總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的建築費用也不過十二萬港幣，建於 1890-1892 年中央女書院校舍（即今日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其費用也不過是兩萬五千港元，而建於 1910 年的香港大學本部大樓（今日或稱為陸佑堂），也不過花了十五萬港元，從這個建築費用大約可看出，當時它的建築費用，實在是不惜工本的。

此校舍因 1941 年 12 月日本入侵香港而廢棄，在日治時期留港的舊生說，日軍把騎兵總部設在中央書院的校舍，及至戰爭中後期，因周圍環境欠安全，日軍把大樓廢棄；由於四十年代期間的冬天嚴寒，不少難民湧入校舍居住，而校舍內大量的藏書、珍貴紀錄以及木製品，在軍事管制之下成為了稀有品，難民紛紛取之作燃燒取暖的柴薪。

在沒有確切紀錄的情況之下，1944 年頭的一天，中央書院就在難民燒木取暖的情況下失火，實際情況無法翻查。香港重光後，校友所見到的校舍只餘下了幾面牆，幾乎無法辨認。

遺址於一九四八年徹底拆卸，在原址上興建兩座已婚警察宿舍，並於一九五一年正式啟用。不過舊校舍的一些原來建築特色仍然存在，包括兩道梯級和圍繞該址的擋土牆。

和其他搬遷而拆毀的遺址不同，由於此校舍是毀於火災，因此部份文物一直埋藏於瓦礫；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於 2007 年 3 月 19 至 7 月 25 日所進行的考古發掘在最深至地面以下四米，包括一些舊石級、地下渠道、牆基、印有當年墨印的地基遺址，有近 40% 的校舍地基遺址，就埋在舊警察宿舍停車場地面以下，還有「大量遺物」，包括一些珍貴的瓷器碎片、銅錢、鋪地瓷磚等，部份鋪地瓷磚的背後更印有與 2007 初出土的山頂舊總督別墅遺址同一瓷磚製造商的名稱。



當時有評論說，這座建築物即使矗立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也「非常好看」，在當時早期的殖民地建築來說，是極度罕見的。1911年6月英皇喬治五世登基，校方鳴炮慶祝，並在大禮堂舉行慶典。大禮堂的規模比起港大的大禮堂（今陸佑堂）還要大，至於當年司禮的這兩尊大炮，則於1950年後移到了皇仁書院現址。



1911年6月，香港官紳名流假皇仁書院大禮堂舉行慶祝英皇佐治五世加冕宴會，是時距辛亥革命爆發不遠

中央書院的遺址，有評論指孫中山沒有入讀此校舍，因此保育的價值不高；然而觀乎當時的地理環境，由中央書院1862年校舍，到1889年的維多利亞書院校舍，以至港大醫學院前身，雅麗氏那打素醫院的舊址（1887-1921），都在該處附近。孫中山本人，則以學生身份參加了新校舍的奠基儀式，而在「港大醫學院」就讀期間（1887-1892），則一直就在校舍對面的另一座建築物就讀，因此這些在視野範圍內的建築物，在價值上是連在一起的，不應以一個狹義就讀的問題，來否定建築物的歷史意義。

另一方面，正由於其他和孫中山有關的建築物，大都太細小太殘破，而今日孫中山紀念館所在的甘棠第，其唯一的關連，也只因何甘棠也是皇仁的舊生中山先生的同窗而已；韋基舜就曾經提出，把甘棠第保留作李小龍博物館，其實更加合適（李小龍的親生母親，為何甘棠的女兒何愛瑜。）是故，中央書院的遺址，比起甘棠第更適合作為孫中山的紀念館所在。

書院價值

要研究中央書院的價值，就必須先了解中央書院的歷史，中央書院在殖民時期香港的歷史當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催生了幾代的革命志士，為中國的革命而努力，這些影響了中國人歷史的重要過程，絕不能因為單純「殖民」的意識形態而漠視。

早期香港殖民地政府人手短缺，資金短缺，不少在政府學校教書的老師，同時是殖民地政府的重要成員，其關係之密切，以今日的角度去思考，實屬不可思議。

就以中央書院的第一任校長史劍域（舊譯司徒華）Dr. Frederick Stewart (1836 - 1889) 為例，後人稱呼他為「香港教育之父」，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奠基人，更是少數殖民地官員之中，能夠講極流利廣東話的人。



中央書院首任
掌院史劍域博士
〔舊譯司徒華〕
〔Dr. Frederick
Stewart〕

在史劍域就任校長之時，不但是中央書院的校長，同時是全香港學校的總督學。1872年，全香港的三十間學校及鄉村私塾，合共1480個學生。督學工作最遠要去到赤柱及大潭篤，在幾乎沒有道路的情況下，他只能以小型的馬及馬車代步。

遲至1879年，當史劍域回倫敦述職之時，香港才正式把中央書院及教育署分家，然而前者一直不受教育署管轄，是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直至1902年皇仁書院第二任校長胡禮離任時，才改為受教育署管轄。

史劍域的為人其事

Dr. Frederick Stewart 曾有幾年同時兼任當時的消防隊的副監察長，在擔任了二十年的校長之後，在1881年離職，先後擔任香港警察裁判處大法官，死因研究庭法官、註冊處處長、審計處處長。在1887年至1889年期間，更當上了殖民地政府第二把交椅——布



政司（等同今日特區政府的政務司司長）。他在任內死於肺炎病，生榮死哀，弔喪者要到第二朝清晨才全部離開，因此第二天全香港所有政府機關，更延遲至下午二時才開門辦公。

今日灣仔的史釗域道（Stewart Road），以及山頂道豪宅《十間》（Stewart Terrace），就是以紀念他而命名的。

和一般人的認知想像不同，中央書院不是單純為殖民地培育人才，亦不是為了改變中國人的儒家教育系統，也不是為了推廣宗教的信念，中央書院在當時是一個歷史時空交集的特例：遲至 1893 年，基於英國家長長時間對政府的壓力，皇仁書院才在高年級作出衣著（dress）分班的安排，凡穿唐裝滿服（蓄髮留辮的），才分類為中國學生；只要肯穿著西裝的，都分類為非中國學生，得到和英國人學生相同的權利，在十九世紀充滿民族主義與民族偏見的社會來說，是一個具前瞻性的非凡堅持，當時的幾位校長，為此堅持而背負了不同的責難，包括來自英人、教會、以至中國傳統士紳。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史釗域、胡禮等能夠堅持原則，實在非常難得。



1903年專為非華籍學生設的特別班停辦後，至1907年尚有少量歐籍學生留在皇仁書院肄業。班中之1907年IB班，即有歐籍學生數人，該班班主任為格蘭氏〔Mr. Grant〕

軒尼斯總督的挑戰

就在 1877 年，當軒尼斯成為香港殖民地總督之時，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新舊教之爭由鬥爭改為合作，雙方對「反世俗教育」想法相同；軒尼斯和史釗域兩人之間，對教育的想法明顯南轅北轍，而第一個爆發點，則發生在教學語言爭議之上。

中央書院一直採取混合教育制度，學生除每日接受四小時的英文教育之外，同時接受傳統儒家「三字經」的中文教育；中國人學生佔了其中的大多數，只有十分一的學生是「非中國人」，包括英國人、其他歐洲人，以及印度人。由於當時中國學生的年齡偏高，令西方人對於「分班」、「分校」的想法，更加振振有辭，而由於年齡大去學外語，基於今日的語言學研究，發現年齡越遲學另一種語系的語言，難度將會以幾何級數提升；在那個時代，科學知識當然未進步到發達這一點，因此中國學生整體的英文成績，非常不理想——有過半數的學生，幾乎不能使用英語。

當時香港的英文媒體，趁軒尼斯來港之後，大肆批評史釗域的教育政策；由宗教、太多中國學生、中國學生無法掌握英文、中國學生離校後回到內地等，不一而足。1878 年，軒尼斯為此特別召開了教育會議，決定把教育的重心，由兩語改為偏重英文——下令全港的官立學校，每朝早必須上五小時英文課（比中央書院原本的設計，增加了一小時），同時令中文課變成「選修」科目，在午後只教授兩小時半，學生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修讀。

史釗域認為「選擇性接受中文教育」，是一個錯誤的政策，為此史釗域不斷在校鼓勵學生一定要同時接受中文教育，達成中西文化接軌，只懂英文不會中文的學生，在中國只會變成「外人」，無法打進儒家的圈子的話，這些教育的最終目的，將無法達到。

英文程度的問題，除上文提過的年齡之外，校方資金與師資短缺，亦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可是這些問題，在外行人來說根本不明白，因此中國學生英文水平差的問題，成為了史釗域被嚴重批評的地方。西方人士的團體和商家，紛紛指責史釗域太過親近中國，而沒有盡到西方人的責任；因此軒尼斯要求對中央書院的英文水平，作深入的調查；史釗域亦只有以



真實的數據回應，而數據反映的情況，令史劍域的教育政策更受批評。

在 1878 年中央書院的 453 個學生之中，只有 8 個母語是英文的學生，另外有 33 個歐洲、印度人，加上 18 個中國人可算「流利英文」；另外只有 58 個可說普通簡單英文的中國人，以及 336 個被稱為「壞學生」，無法以英文溝通。

在當時進一步的研究之後，發現一些無法解釋的現象，令人無法單單責怪史劍域：例如一個廿三歲的阿拉伯學生，在中央書院學習六年之後，可說流利的英文；另外一個廿一歲的中國學生，卻讀了五年仍無法說英文。與此同時，一個十五歲的中國學生，卻偏偏在六個月後就能夠以英文溝通。這些數據令時人無法簡單地論斷是否史劍域的教育不足，才造成這樣的現象。

宗教與世俗的爭議

在宗教或世俗的立場上，史劍域及教會的看法相異；對於不少深信耶教的西方人來說，來到東方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令中國人歸信教會；因此在西方教育制度之中，把耶教的信仰部份抽離，單以世俗的知識去「教化」中國人，令他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決定。此外，由於中國儒家推崇孝道，對先祖的祭祀與習俗，令耶教人士深感不安。不少教會及教士認為，祭祖是違反耶教拜偶像的戒律，因此對政府學校居然教授儒家的經典，不但是「世俗的」，更加是「反耶教」的。由於「世俗教育」的政策較難推翻，教會人士把矛頭針對中文教育，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傳統的中國家長，對於子女在受過中央書院教育之後，眼界得以大大擴闊而熱切追求西方知識。這些「非中國」的成份，就在傳統社會中產生了很大的思想衝擊。不少家長因而不理解其子女，覺得子女變得不孝，對先祖缺乏了一般人或以往的尊敬，特別是缺少了對儒家聖人的崇拜。因此很多中國家長，也紛紛責難中央書院，使他們的子弟遠離了「正道」。

史劍域的堅持，在當時很難解釋得明白；唯事後證明，中央書院教育了一批批當時最傑出的年輕人，在成長後紛紛成為改變中國的重要人物；如一本二十世紀初叫作「二十世紀印象：香港、上海與其他條約中國港口」的書刊，當時在香港各界的重要中國人物，近三分之二都是中央／皇仁書院的畢業生。而返回內地的，更有如孫中山、廖仲愷、唐紹儀、王寵惠、陳錦濤、溫宗堯等中華民國的革命元老，還未計因資料散失，大量回清廷服務的新政重臣，如梁敦彥（官至外務大臣）。

殖民教育的目的

及至史劍域離任，中央書院的第二任校長胡禮的任內，政府都沒有收回學校不受教署管轄的權力，而學校對中英兩種教育同時重視的傳統，亦因而得以一直保留下去；可是時代變更後，及至 1902-1905 年，由於英人家長的堅持，只接收英國學生為主的幾間學校，包括聖士提反書院（1903）、九龍英童學校（1902）、維多利亞英童學校（1905）等的建立，1907 年的 207 個新生當中，只有十個是非中國籍，包括了四個印度籍、三個日本籍，英籍、葡籍與菲律賓籍各一，這是一種令人遺憾的結果，可是或許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這樣的結果是可以預期的。

早期殖民地的教育，應該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在精英，或者普及教育呢？這個到今日仍討論不休的問題，在當時亦有過一番討論。

中央書院名稱為「書院」（College），在英國的教育制度中，屬於大專/大學教育，而非中學教育；由於歷史的原因，在香港大學未成立的年代，一直有很多人認為，應該把皇仁書院升格為大學，而非另外建立一所大學；觀乎當時在皇仁書院校舍所花的龐大金額來看，這種可能性一直都不低；史劍域等則認為教化更多人的普及教育，比起只集中為精英權貴服務，當時仍是非常奢侈的大學教育更加重要，因此皇仁最終停留在提供中學教育的層級，沒有升格成為大學。

中央女書院的插曲

另外，中央書院有一段不為後人所重視的歷史，就是中央女書院的存在與發展。

中央女書院創立於 1890 年，最初的校舍位於今日的中央警署遺址（奧庇利街 Old Baily Street）。到 1892 年，搬遷到中央書院的第一故址（歌賦街），因獲印度

籍富商捐獻二萬五千港元，建立新的校舍，因此中央書院的舊校舍，就被庇理羅士女校佔用了。當時為紀念孫中山，戰前的中央女書院豎立了紀念孫中山的銅碑。

1892年後，中央女書院搬到重建後的中央書院舊校舍，由於兩者只隔一條街，位於山坡較高的皇仁書院，即可俯瞰對面的女校，亦因此帶來了事先無法預料的問題。

於1895年，中央女書院有380名女學生，146名修讀英文班，234名修讀中文班。由於校舍沒有球場，早期女校的體育課亦必須移師對面之男校舉行，而在男女之防甚嚴的年代，必須嚴格防止男女生同場。在戰前人力物力短缺的年代，兩校卻常要互相分享極有限的資源，例如其中女校的數學老師因事離開，則要到對面上課；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女校及英皇書院的學生，都全體移師皇仁上課，而當時男女混合上課的校規，就是女生坐後排，而全體男生不准望轉頭。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七名皇仁的英籍教師（時稱為 master），回英參加戰鬥，其中一人陣亡。何福等舊生，都積極捐助金錢與早期的飛機，幫助英軍作戰。

男性大多從軍，皇仁在招募教師方面出了嚴重的困難，因此 1917 年起，第一次招聘了女性教師，在男女之防甚嚴的舊年代，這是一大創舉。

書院的教育成效

另一方面，中央書院學生和早期的香港史，有極度密切的關係；即使去到今天，皇仁書院的舊生在香港各界仍然非常有影響力，這種情形令學校一直受到外界加倍注意，在媒體報導上得到了超乎其他學校的關注。

早期的中央書院著名舊生，對中國革命有密切的影響，如孫中山就創立了中華民國，其準備第一次起義的基地，就在荷里活道校舍不遠的香港興中會址。

孫中山在中央書院所學到的，參考文獻現列如下：

「中央書院的學科一如當時英國本土的中學，所有課程用英語授課，課程本身則包括閱讀、默書、算數、中譯英、英譯中、文法、地理、繪地圖、作文、歷史、幾何、代數、拉丁文、常識、測量、莎士比亞、三角等。」

「這些科目之中，歷史課對他思想的影響可能最大，他後來於 1923 年在香港大學演講時重點提到的，英國人及歐洲人因爭取自由的歷史，相信都是在此時認識到的。他說：『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經營而改變之耳。從前英國政治亦復腐敗惡劣……』孫中山這句話，使筆者聯想到 1886 年——即孫中山在中央書院唸書的最後一年——該校歷史課考試的課題包括：『第一級、占姆士二世為何喪失皇位？第二級、你認為查理士被處死一事是否公道？』把兩條史料連在一起神遊冥想，可知四十多年前孫中山上過的歷史課，在他心中的印象還是那麼深刻！」

此外，如廖仲愷是國民黨元老、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今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就是他的孫子。

如王寵惠，是法學家，曾任民國外交部長、司法總長、中華民國第一屆內閣成員；如唐紹儀，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清末留美幼童之一，如周壽臣亦是早期留美幼童，在朝鮮任袁世凱幕僚。天津招商局總辦、京奉鐵路總辦及清外交部大臣，官至二品。後任香港立法局議員、首位華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並獲授封為爵士。因 1936 年獲英王為表揚其貢獻，把黃竹坑的鐵坑山命名壽臣山，並把他的府邸松壽居門前道路，命名為壽山村道。

改變了香港地名的，還有 1918-1925 年的皇仁校長丹拿（Tanner），前皇仁校長丹拿，由於他是首位在北角七姊妹道以南建屋的公務員，其黑白屋成為戰前北角的地標，由於丹拿的黑白屋毀於戰火，本人則在英國本土死於二次大戰，因此只留下了丹拿山及丹拿山道的地名。



革命元勳廖仲愷1896年（19歲）入讀皇仁書院



除此以外，中央書院舊生在早期的醫學界及商界，亦非常活躍，除了香港大學醫學院創辦人律敦治外，建立啟德機場的何啟更是第一位獲港英政府封為爵士的華人，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及雅麗氏醫院創辦人，第一屆的畢業生只有兩人，其中一個就是孫中山。



建立啟德機場、香港西醫書院及雅麗氏醫院的何啟爵士



德高望重的何東爵士

另外有何東、何福、何甘棠、何世禮等，乃港著名望族，何東曾任怡和洋行華籍總經理、企業家、慈善家；其長子何世禮將軍官至國民政府四星上將，何福及何甘棠是其弟弟，今日孫中山博物館的甘棠第古蹟，即為其住所。何氏後人何鴻燊，即為何福之孫，現為皇仁舊生會永遠名譽會長。

另外在銅鑼灣佔了大量物業的利希慎，即今日著名利氏家族的創始人，因向英資怡和洋行買得渣甸山，發展成為利園而聞名。

在香港體育界佔了舉足輕重地位的霍英東及其後人，亦是中央／皇仁書院的著名舊生之一，皇仁在早期香港的運動史上，亦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以亞洲球王李惠堂為例，他是中國足球史上第一人，本身活躍於20至30年代之亞洲足球球壇，是公認的中國球王。李惠堂曾帶領港滬稱霸於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屆的遠東運動會。於1936年柏林奧運會，李惠堂為隊長身分帶領中國足球隊以亞洲第一的身分進軍柏林決賽周，不過在單淘汰預賽中以零比二敗於英格蘭。

李惠堂家居於香港的大坑，就在今日的皇仁書院旁；今日皇仁書院的校址，則保留了戰前其中一個最古舊的建築“The Pavilion”，位於今日皇仁書院在銅鑼灣的校舍內，那是建於1915年專為皇仁學生而設的更衣室，今日則作為童軍室。



昔日之“The Pavilion”今日之童軍室

當時那一帶是一大片草地，稱為皇后運動場，是香港的一流草地足球場，亞洲球王李惠堂亦曾在此踢球成長。

總結

中央書院遺址的研究，揭露了一連串相關的故事，把早期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歷史，以至中國人在香港的角色，大大充實，令我們得以從這些連續的片段之中，鉤尋一些失去的歷史痕跡，這些貌似細小卻異常重要的紀錄，令我們得以知道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如香港的一些地名、歷史掌故，甚至連國父孫中山在香港有如謎一般的歷史。

作為早期香港的一個重要場所，中央書院遺址絕對擁有足夠的歷史價值與意義，去發掘及重建。

零碎的回憶

鄧福鑫

近代的家庭奉行一孩政策，對於那個「金匱籬」自然是「提攜捧負，畏其不壽」了，幾乎那小孩要上街，也要前呼後擁，把「小寶貝」保護得前後左右也水洩不通才行。幾十年前，我們上學的時代，每天早上，街上隨處都是上學途中的學童，當中有人陪伴和護送的，直是鳳毛麟角。那時我校的高班同學們，有些是騎腳踏車上學的，現在舊生會的會址，從前是一座兩層高的房子，樓上是校工的宿舍，樓下是儲物室，裡面一角就被同學們用作停放單車。

除了騎單車上學的同學外，由新界各區來上學的也不少，和我同級的同學，住在粉嶺的有陳馬球、梁康湖、文樹洪、張東言等，住在大埔的有廖祖添、陳積蔭、鄧穩祥等，這些同學每天早上都是跨越幾區，長途跋涉的來上學，毫無怨言。比起現代的「裙腳仔」，派去隔鄰的一區上學已經大喊吃不消了，真不可同日而語。我有一次在閒談中問陳馬球每天早上怎樣上學的，他說大概晨早五時半便起床，在半小時內便要完成梳洗、穿衣，趕去火車站，乘搭六時正開出的頭班車，（那時的火車頭是燒煤的，走得比較慢，由上水、粉嶺、大埔、沙田到尖沙咀總站要走個多鐘頭）。到了尖沙咀，搭天星小輪渡海到中環，再轉乘巴士或電車到銅鑼灣上學。他一定要搭頭班火車，因為第二班要七時許才開出，趕到校門已是九時過外，肯定遲到了。通常他到達銅鑼灣是八時十五分左右，在附近吃過早點才返學校，還有些少時間，便和同學們玩玩籃球。下午放學，他便走相反的路線回家去，每天都如是。其他住新界的同學，大致上和他的路線差不多。就這樣的，他們便完成了中學課程。

那年代，我們同級的有不少人住在九龍，其實他們只是比住新界的好些少而已，只是不必趕搭頭班火車，其餘渡海小輪和電車或巴士，一樣都少不得，所以每早上學，最少都要一個鐘頭（那時還未有海底隧道和地下鐵）。記憶中住在九龍的同學有李國基、岑延熹、盧重鈞、重文兄弟、鍾福利、龔敬賢、蔡養森、梁少山……等。

我住在灣仔，算是離學校近的，所以每天都是行路上學和放學，上下午各兩次，每次平均步行二十分鐘。當時放學同行的大不乏人，計有梁文彬、王偉文、袁文禮、竺培鎮兄弟、陸雄樞、陳達景、簡漢生、鄧漢民等人，大家沿途笑笑談談，不愁寂寞。

上學之餘，我們這群好動之輩，最喜歡踢足球。我們這些烏合之眾，不要講究球技，也不要什麼合格的場地，只要有幾個人，不論多少，便可橫衝直撞，玩足幾個鐘頭了。每逢星期六，快活谷有賽馬，那時馬場中的草地是開放給公眾人士進去玩耍的，我們探得這個好去處，於是每星期六都去玩一個飽。除了我們那一班「灣仔友」是當然的成員外，還加上了凌炳祺和凌炳溢兄弟、宋少偉和宋少英兄弟，還有劉振華，有時連文樹洪和梁康湖也暫時不回粉嶺，跑來湊湊熱鬧。可惜，好景不常，那地方由政府收回，改建成有規劃的足球場，要租場才可踢球。我們這些學童，只不過隨便玩玩而已，犯不著要付昂貴的場租吧！

學校方面是不准許在校內踢球的，因恐傷及旁人及毀壞公物。操場西面挨著海軍球場那一邊有一塊狹長的草地（那時還沒有加建課室在上），我們覺得如果星期六下午趁著老師們走了，校工人數也減少，一定管不到，那時才開始踢球便問題不大了。起初只是射射龍門（球門只是在兩邊擺些衣物或書包便算了），後來索性在兩端各擺兩堆衣物作球門，比賽起來了。在這裏比賽，切勿大腳勾消，因為皮球會飛越鐵絲網頂，跌入隔鄰的大明渠。這明渠裏的水不多，卻是「其黑如墨，其臭如糞」的，撈回來的球兒蘸滿了污水，不知要在地下滾動多少次，被踢多少下才乾淨，這時如果有人要表演頂球入門，完成動作後要馬上到更衣室洗頭，如果要掩護救空門，用身子把皮球擋出，更「大劑」，因為皮球會給你獎勵，在你身上打上一個「榮譽的印記」，稍後當你在回家的途中，人們見到你一定「肅靜迴避」，因為那印記還帶有一些附送的撲鼻餘「香」呢！



OCCOBAN Newsletter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們入讀皇仁 FORM 1。那年剛是教育改革，英文書院由原來的第八班升到第一班，改為由 FORM 1 升至 FORM 6。FORM 5 會考及格便算完成中學階段，成績好的升讀大學預科班 FORM 6（後來再分為第一年是 LOWER 6，第二年是 UPPER 6，再稍後則改為 FORM 6 和 FORM 7 了）。我們這一批是經由首次舉辦的小學會考而甄選過來的，來自四方八面，大都是由官立小學考進來的，計有摩利臣山官小、軒尼詩官小、九龍官小、油麻地官小、北角官小、大埔官小等，其餘的都是由私立學校考進來的，梁文彬、岑世璋、岑延熹、李滿棣、王偉文、竺培鎮、林漢基和我都是。當年每家私校最多只可派三個學生參加小學會考，所以能夠得到派位的一定是在原校名列前茅的。不過，因為大家都是由中文小學出身，一旦升入英文中學，幾乎全用英語授課，一時之轉變頗難適應，幸好那時校方對我們這批中文小學來的學生特別照顧，老師授課時可以酌量加多少中文解釋，每次遇會 ASSEMBLY 之後我們都要留下來，由副校長謝振有先生將校長「屈叔」（MR. WILLIAMSON）的演辭為我們用中文講述一次，直至我們升上 FORM 3 才停止。

我們第一年上學時，在高士威道的一邊是我校，另一邊當時是銅鑼灣避風塘。跟著的一年政府把避風塘略移向中環方面（即現址），抽海沙把舊避風塘填平，這就是後來的維多利亞公園。有這一大片的沙地，當然我們不會把它放過，每天放學後，總要在這裏踢一頓球兒才捨得回家去。有時興高彩烈，連自己的服飾也不理會了，穿冬季校服時，連領帶也不去除下，夏天就忘掉摘下那胸前的金屬校章，幸好這麼多久還沒有發生受傷的意外。有一回，張兆明穿了一雙新的「鵝仔嘜」皮鞋回校，走起路來「確確」有聲，直可和校長「屈叔」的走路聲媲美。有一天放學後，我們如常去沙地踢球，怎料張兆明也要預他一份，大家都覺得很無奈，所以每當此子一出腳，人人都退避三舍，生怕被那堅硬的「鵝仔嘜」觸碰著，就正如「白鯨上沙灘，唔死一身溝」也。

那個年代校方對於體育活動剛剛開始推動，因為缺乏田徑場地設施，在這方面有天份的同學都靠自己在外邊的體育機構受訓，或靠自己「打天才波」，因此成就有限，比方田徑及足球水準就稍遜於幾間教會學校。一九五五年，我們的校隊在校際甲組足球銀牌賽竟然打入決賽，和聖若瑟書院爭冠軍。這天校方隆重其事，特別在下午提前放學，讓同學們可以趕去快活谷的香港會球場為校隊打氣。那一年的校隊堪稱人強馬壯，隊員有王賢德、李磊光、蘇文普、高宜忠、鄧鈺書、哪文、曾鏡光、鄧振文等，但比起對方的龔華傑和他的兩個弟弟、馮紀雲的弟弟紀良、紀光，總覺得還是差多少，有點處於下風。開球後，果然對方的攻勢如排山倒海，一浪接一浪，我校隊負隅頑抗，守門員力挽狂瀾，中場守將的鐵三角守得滴水不漏，將對方攻勢一一瓦解，使他們無法得逞。因為對方志在必得，拚命搶攻，我方只好堅守，攻勢零星落索，疲弱不堪。到了下半場，在一個偶然機會下，右方有人

（不記得是誰）將皮球吊入對方禁區，對方守門員出迎，球兒落在演出平平的左翼鋒（已忘了他的名字）頭頂，只見他福至心靈地快守門員半步，向上輕輕一頂，球兒就拋物線般，越過守門員的手指尖，跌入球門內。「嘩啦」一聲，爆出全場 QC 仔的歡聲，叫囂聲不絕。我校就憑這個入球，擊敗強敵，捧走了錦標。事後才知道，我們這班校隊代表不是泛泛之輩，只是當時還未成熟，未為人注意而已，計有：李磊光是老牌國腳李天生的兒子，後來曾效力九巴隊，王賢德和曾鏡光後來曾加入警察隊，鄧鈺書是以前傑志隊名翼鋒鄧廣森的兒子，不過那做父親的不希望兒子在足球界發展，至於蘇文普後來更是南華隊的後防大將，也是香港代表隊的成員。

事隔已半個世紀，以上所述僅憑個人記憶所及紀錄下來而已，其中可能有若干遺誤，如有的話，務請有關方面多多見諒，多多包涵，幸甚。



吹綻一池春水…停不了…忘不了…

Au Chor Ming

「本港今日一日內再發現五宗豬流感病症，創單日新高，全部屬於傳入案例。連續八日，出現H1N1確診，直至今日晚上，個案已累積至二十宗……」的士司機關掉收音機，喃喃自語：「咁攬法，唔爆就有鬼……」

偶爾望向街角的巨型電子屏幕，只見打出「本星期股市連升五個交易日，今日再創兩個多月新高，恆生指數收市報18171點，後市仍看升。FRIDAY 29-5-2009 CLOSE。」比對剛才的新聞報告，心中一怔、為何走勢如此相似？想起的士大叔啲「口喎喎」，忐忑不安，看看手錶，七時四十五分，急步前往商會。

「又多一位！坐低、坐低，睇吓今晚邊個嚟咗，美利堅返嚟嘅！」踏進「葉醫生同學會」廂房，即聽到召集人劍客命令，「仲有兩個喺地鐵站行緊過嚟，冇人遲到，準備開飯！」

一把比較陌生的聲音：「喂！唔認得我哋呀？」定神細看，衝口而出「堅！係你！認得出！稀客噃，好耐冇見，好嗎？旁邊嗰位係、係，…」擦晒頭，良久想不出。對方咧嘴微笑回應：「唔講你就諗唔到嘞！」

「大笨象會跳舞，佢細佬會上樹。」側邊的師傅拔刀相助，道出玄機。眼前人身材面貌，與八載同窗又確實有些不同。「哦！記得嘞！記得嘞！幾好嗎？如果喺街撞到真係認唔出，四十年冇見咯，幾時返嚟㗎？」短小身材客人答：「前日返到，點呀？你都好嗎？」與兄弟見面，相隔已有一段很長的日子了。

「飲杯！」眾手足舉杯高喊「歡迎今晚兩位貴賓！祝大家身體健康！」酒酣耳熱間，話盒打開便停個不。

「今晚頭盤啲松花蛋係私家貨，不含鉛份，外面冇得賣。食嗰陣蘸少少鎮江醋，味道就好似食大閘蟹咁，大家試吓。」School House副總領袖生出聲，書友仔豈敢怠慢，一輪「羅通掃北」，連一片薑都有剩。皇少稱讚：「有鉛都唔驚，一年都食唔到三次。隻隻糖心極品，加咗醋食味道真似大閘蟹，多謝好介紹。如果蟹哥今晚有嚟，一定唔准食呢味。」

「咁以後唔使去威靈頓街食咯，今晚食咗有事就通知佢細佬局長。」有人悄聲說：「孔雀石綠攬掂完，三

聚青肢埋咗單，豬流感又殺到。呢隻豬怪來勢洶洶，亦陰亦陽，既懂隱形又識變身。『為福局』日夜打醒精神，準備封樓陣，封嘴陣，扎實馬步，搵人收風睇水，諱計打仗。忙成咁、我仲會再添煩添亂？識做嘅。反而擔心《凍房報》，揸住小小痛腳，會隨時爆一週一鑊。」

「又唔需要杞人憂天，人哋或者會轉軌改為一週一樂呢！」Stewart 仔自我安慰。

「係囉，舊時有三個人一樣花名喺。你啦、佢馬騮仔啦、大馬騮啦。」新任老爺大勝功若有所悟說。大家邊講邊食，鮑汁鵝掌蝦子柚皮又告清盤。

話題一轉，「Form 2 嘸年蔭哥仔坐窗口行嘅中間位，傻佬坐最後排，兩個人成堂睇街阿Sir都唔知道。有一次徐Sir叫我讀三次“sour”個字，我咪照讀“SHOWER、S O U … R、哨…牙”，點知前面個大蛇同右便行個細眼兩條友仔嗤聲笑出嚟，淦叔聽到立即黑晒口面，變成包公，罰咗我Detention，幾無辜！」亞刀嗒完杯有機紅，憶往事，吐苦水。

佢做過「陀鐵學堂」阿頭，以前下令罰過幾多年青「Left、Right、Left」，自己未必記得清楚嘞。同班嘅福哥做過「官塘老雜訓練學校」亞一，可惜冇嚟，否則會多啲古仔聽。

「呢啲就係條件反射嘞，西瓜刨食酸黃瓜，牙軟連心都 sour 係正常㗎。崩口人忌崩口碗嘛，冇罰錯。」Crook House 擦鞋仔幸災樂禍加上一句。

哥哥說：「因為教書工作太忙，兼住到好遠，所以一直冇參加聚會。退休咗，有時仲要教老師教書，現在情況唔同以前，幫得就幫啦。細佬今次返香港，大家幾十年冇見，一定要聚吓舊嘅。」

做老師通常少時間應酬，大家明白，解釋當然被接受。碰杯聲再起，三扒兩撥，成枱美極大蝦又只剩下堆殼。

「你哋兩個咁好人，一個教完學生又教先生，一個教完生物又去傳教。家陣要稱呼你做 Revd Chau 囉，點解咁老咁遲至獻身？」老細盤問細佬。有人立刻搶答：「我估佢睇化世界，勸人信耶和華，學講真理，唔



OCCOBAN Newsletter

好講歪理，可以鬥喎，唔好學狗喎。」

「Oh ! My God ! Poor guy, mind your tongue !」 Dealy 精仔提示，察覺到有人刺到蝦殼。

「趁熱，大家飲湯先，等陣再喰過！順便提一提，飛仔騰今個月返咗香港。原來會考後佢去咗愛爾蘭讀 GCE 再入大學，冇失蹤到。」副班長維持秩序。

「屈叔、張經柏之後，邊個做校長？」搶答人反問。

「我哋畢業走咗喇，第個答！」劍客再出招，「記住用公筷！呢味古法鹽焗走地雞，係大廚拿手菜，喺！喺！講明先，咪搶晒啲雞臘雞腎呀。」亞楷輕語：「怕唔怕膽固醇過高㗎？」軍哥：「中西醫坐晒嚟度，淡定，你食少啲都好嘅。」見大佬成、甲仔、亞標哥、蔭哥仔、大勝功和師傅，勇者無懼，其他手足當然二仔底照跟，合演一幕黃龍門神鳳，風捲殘雲記。

「以前有個叫 Mark Cheng 嘅左手王阿Sir，上地理堂，可以雙手執粉筆，一招神雕展翅，左右同步 180 度環迴，立即畫成地球圓狀，全班睇到○晒嘴。佢英文又叻，聽講後來去咗英國負責倫大校外課程管理。」另一把聲音說：「教地理仲有 J.B.R. Whitney、P.R. Halliwell，鑊叔後來升去英皇做咗校長，另外一個先生叫…」

「開埋第二枝紅酒，唔該！」

「等等，皇仁以前有女先生㗎實習㗎，一位係孝端見到就面紅嘅 Miss Ruth Wong，一位叫 Miss Stella Sum，另外一個咪係佢細佬心肝實囉。Eugene P. Chen 做 4B 班主任，私底下大家叫佢做 Well Well 佬，邊個人起呢個花名，唔記得咯。」

「嗰陣好多阿Sir㗎，F.C. Gamble 教 Physics，P.A. Cross 教 Chemistry，J.B. Heaton 教 English，A.H. Sainsbury 教 History，H.W. Clarke 教 English Literature，John Stokes 教 History、English，李思義教 Civics，黃義華、(Stephen) 游蘇教 Mathematics，D.R. Madan、唐東海教 Biology，徐淦教 English，(柴佬)

李慶蘭教 History，(Dumbell) 李均棠教 Geometry。」

「David Leung 教化學、Richard Liang、Shen Yao-huan (沈耀寰) 教數學、(光頭簡) 簡本昌教物理、Leo Choa 教英文、孫秉樞、鍾華亮、黃英明、孫志成、岑剛實、伍錦仁教…教乜…一時記唔起！」

「Form 2 (麥芽糖) Mark Tong 教 Art，S.A. Broadbridge 教 Science，我哋仲係第一次喺實驗室上堂學用 Bunsen burner 同啱啱識 Boyle's Law。」

「噃！最近睇英國電視節目〈BRITAIN'S GOT TALENT〉，技驚全世界嘅位靚聲村姑 Susan Boyle 可能係佢啲後人，將來話唔定又有 Boyle's Singing Law 學噃。靚仔鄧恩教 History，聽講中學佢都係讀 QC，鄧鏡波係佢老實。」

後期老師有 V.J. Jasper、(包僕) E.A.C. Balshaw、J.D.P. Tandy 負責英國文學，G.W. Spence、P. Darby 教英文，T.F. Lewis、(Urine) Watt Yu-rean 教 Physics，Gerard Mckay 教 Pure Maths、Applied Maths。方濤堯、梁承偉、廖慶齊等再後入教、不太認識了。」

「真係粒粒皆星，中西才俊，鑽石陣容！做皇仁學生係咪好幸福呢！」

「Right, it is our pride to belong to "The Big Company"。」Wright House 啟仔回應，不忘 Dr. Bateson Wright 的理想。

十幾把聲音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各人有點飄飄然感覺。Form 3 歌王子一杯在手輕哼着《I DREAMED A DREAM》加入助興。

葉醫生：「我 Form 2 就加入皇仁 12 旅，一齊做童子軍仲有張恭祥、鄭乃驥、余國雄、潘健華、區初銘、黃養安和葉福全。」

大勝功回應搶答人：「K.P. Cheung 1961 至 1964、Raymond Huang 1970 至 1973 擔任校長，睇黃龍報就清楚嘞。」

(Frank Huang) 黃飛然老師當年愛徒越唱越興奮，「來！來！來！進一點小菜……人生難得幾回醉……噃……來！來！來！為今晚千歲宴乾一杯！」歌王子



ACCORBA Newsletter

唱完英再唱中，勾起縷縷懷舊情思。

人人興高彩烈，得意忘形，秩序蕩然，恍似回到當年打鐘轉堂，老師未入班房前的三幾分鐘——淀粉筆，扔紙團，拋粉刷，嘈喧巴閉——嘅無王管狀態。又真係幾開心嘅，少時軼事，天真無邪。雖然位位已近餘暉之年，心無罣礙，但人人減六十，變番五到十歲，幼稚園小學生啫，唱遊輕鬆吓，好事一樁。正班長缺席，副班長唔會“monitor”自己友，怪不得全班大作反。

「離開香港後，去咗美國教Biology，後來進修神學，退休後因『神』的感召，做咗牧師，事奉耶穌基督，傳播福音，關心、愛護和幫助有需要的人，工作好開心。今次返嚟探親戚朋友，見見舊同學，辦完正經事，住一個月至走。睇落香港都幾好呀，樣樣都唔錯。幾十歲咯，如果唔係太太習慣咗美國生活，我都會考慮回流。記低我聯絡資料，過開嚟，一定要探我。」牧師說話時，房間肅靜下來，各人細心抄錄。「大家聽吓！電視新聞。」大佬成示意。

「九點半新聞，特別報告，今日五名確診新型流感患者，全部送院治療。兩男三女分別在廿六日至廿九日由美國三藩市、洛杉磯及紐約回港，當局正追蹤其他緊密接觸者。日前發現確診病例的一間九龍中學，將會停課十四天，一百多名男女學生需要接受隔離觀察。」

「你都係美國返嚟，會唔會同一班機？最好畀大佬成、亞標哥量吓體溫，穩陣啲，中咗招就大劑，房入面全班有可能罰 Treble Detention 嘟！」de Rome仔關心地說，「拜神拜佛，港島呢便嘅中學唔好領嘢，否則就麻煩咯。」

「飛機都只係計前後三排座位，呢度只隔離坐佢左面兩個，右面兩個就得啦。」半年前做新老爺嘅蔭哥仔安慰說，「隻病毒暫時睇嚟有 SARS 呀噃，底未起清，藥用得，但未夠臨床測試證明，副作用未明。大家加強注意個人衛生、環境衛生，唔使驚！」當年勇奪 Senior Morrison，決非浪得虛名。

「J. Canning 1958 年做過 Acting Principal，1964 年春天 K.P. Cheung 休病假，黃義華任代校長，稍後

聯同史篤仕、回調皇仁嘅 F.C. Gamble、三人共分擔校長職務。All clear！」大勝功再補一招。

「聽醫生咁講放心晒，但是我有外國朋友當正 H1N1 係 < Biological Warfare > 來對付噃。神愛世人，Revd 鄒牧師，你要同所有人祈禱呀！」Kay 仔低聲說，「通知埋 Revd 周永健就最好不過啦。」

「隻新型嘢真討厭，攬到周圍危機四伏，人人心驚膽跳。好在政府庫房水浸，真爆煲時會有銀買針藥。我哋成班老人牌，電車、巴士、地鐵、天星、海洋公園、昂坪 360 都有優惠，拮一拮相信唔使磅水嘅。但係去年『累民兄弟』就喪盡天良，掛『洋頭』賣『毒約』，< 免你綁死 > 分明 < 米掣 >、美名 < 迷債 >，潛伏咗幾年，趁花旗『廁按』基因洗牌引爆。攬到全球七國立立亂，哀鴻遍地，輸乾輸淨何止，輸凸輸到見閻君嘅人，好多國家都有。『世胃』都話識講五、六級，『細銀』連一、二級『金熔海笑識撈』都有界過，應重打五十大板。『禁管局』任統打長莊，現在被人任插，叫任桶。出身醒字派，殺狗就好收手，一早推莊就唔使十年道行一朝喪啦。理得佢乜水接揸大鑊鑊，『親特冧』又好，『籬民震』亦好，反正老百姓負責埋單。」大老闆義憤填膺指出。

「搵差笨，啲糧莊點會賺錢腥！雞乸咁大個字寫到明『掛鉤』，粗俗啲可解做『上吊』，人哋就係蝦你中文差。家陣一大堆人喊吊頸，但係有班人一早就『搵圓』鬆咗喇。明未？『撕紙』、『痕新』、『仲狠』、『冬芽』、『吧旗』、『可爛』、『詐打』、『身癬』成村人梗側側膊，患者上釣啫，以後咪照樣變法掠水。」同社 Kay 佬亦發牢騷，語調好似老憤青。

「細路哥時，老竇成日都話扯旗山望落嚟，大把老襯㗎喇。」歌王子講完再唱「*It Is A Heartache Nothing But A Heartache* *It Is A Fool's Game Nothing But A Fool's Game* *It Is A Heartache*」

老闆縱橫神州大地、歐美澳州，國際視野無遠弗屆，唔多似亂喻。講到尾都係中國人叻，能知過去未來，成千年前已經識講七國咁亂，睇吓早幾年嘅 G7 倒瀉籬蟹咁就係最好證明啦，呢啲先至係真先知先覺呀。



QCOBANewsletter

「鍋燒薑葱撈麵，人頭上啦。唔該！」Form 5副班長吩咐。

「牡丹後來調去英皇做校長，唐飛退休後移民澳大利亞，可惜兩位都已不在咯！教化學嘅千里川貢，話自己來自扶桑，所以有個東洋名，邊個記得佢真名就獎多飲一杯。好高好瘦揸㗎英國Morris車仔個 D.B. M. Board教 6US1數學。John Dunn教音樂。J. Stokes 做 Form 5班主任，黃勵文做 Lower 6 班主任教英文。Dr. S.K. Lee 做 Upper 6班主任教 Physics。」另一 Prefect 補充。

「仲有枝蜜桃紅未飲，開埋好嗎？」Tanner仔提議。

「校長 Harry Norman Williamson，官方譯威廉臣，有稱呼為屈廉臣。1947年起，與二次大戰後皇仁首任校長 Mr. Morgan (毛勤)、教育司 Mr. Rowell (盧威爾) 和 Mr. Crozier (高詩雅) 竭盡所能，全力計劃重振香港教育，一手促成在銅鑼灣新建皇仁書院。校舍1950年5月奠基，9月建成投入使用。和平後至1961年他和幾任港督，輔政司 (CS)，按察司 (CJ)，海軍司令和陸軍司令等全部『有偈傾』，和教育司更親如手足、有乜兩句，係人都界面。葛量洪、柏立基、高詩雅、毛勤等先後親臨母校擔任頒獎日貴賓，發表演講，他們的夫人負責頒獎。記得校工 Number One 叫 Mohammed Ali，識講中文，班馬仔只識ABC。威叔、威叔、叫吓就叫成屈叔、屈叔，綽號來由、可窺端倪。以前每逢學校大慶典、Speech Day 和 Assembly，《Do Do Re Ti Do Re》必先唱、跟住唱校歌。副校長 C.K. Lin 吳使教書，負責行政事務，同學覺得有唔舒服可以去摩利臣山道 Harcourt Clinic 瞰病，佢負責簽睇醫生紙。」School Prefect 口述一段歷史。

威廉臣校長桃李滿門，深受師生愛戴，社會人士尊崇，政府器重。他與舊生關係密切，感情融洽。愛屋及烏，於1951年籌建皇仁舊生會紀念堂，1961年2月親手奠基。威叔是一位教育家，戰後香港教育界的一個巨人。他對皇仁書院終生不渝，1931年來港執教鴨巴甸街舊校，1949-1961年任校長（1955年政府任命為高級校長），一生盡忠職守，繼往開來，高瞻遠矚，令

人欽佩。光榮退休後於1961年3月乘坐“MV Asia”號客郵輪離港回國。*<The Young Lady of Causeway Bay>*繼續散發著光芒，*<The Old Lady Of Aberdeen Street>*應感欣慰。在西北方天國遠處，遙看著已成長的掌上明珠，威叔、屈叔亦會抿嘴微笑了。

「班校工都好好人，記得有黃金麟、高佬耀、大舊謝、何浩、何錫，加上 tuck shop 個雞松，放咗學我地有時一齊踢波㗎。金麟哥後來仲升咗做史篤仕大內總管囉。」

「講番 John Stokes，教我哋時名叫史篤仕，後來改譯司徒莊。1958年入教皇仁，1965年至1970年任校長直至榮休。是1862年以來第十三任校長，亦是皇仁最後一位英籍校長。1977年夏天，北京四人幫落台後大半年，他和師母正隨同一英國商團 (British 48 Group) 訪問中國。有天在北京飯店大廳有緣遇上，喜出望外，我們討論過當時國內政治舞台發展局勢。當晚在王府井大街全聚德百年老店一同品嚐正宗北京填鴨，共醉半瓶貴州茅台。『Now we have an assembly in Beijing. Let's sing《Hail ! Alma Mata》so the audience in this Banquet Room will remember Queen's College !』在廿多位團友面前，恩師與我高唱校歌助興。」一同學憶述。

「1980、1981年去英國時看望過恩師師母，佢住喺 427 Banbury Road Oxford，電話號碼 Oxford 55722。見面時開心到不得了，好健康，講說話個款有變，一樣咁親切慈祥，間中仲有啲鬼馬表情。最可惜當時冇相機，冇影到相。」

恩師在1990年離世，當年由福哥負責在南華早報刊登訃聞。師母亦於1998年撒手塵世。他倆眾子女中，Edward 仍時有聯繫，他是作家亦是一位攝影家。而與父同名的 John 則返回澳洲工作。

師母 Gwenneth Stokes (司徒胡君麗) 六十年代撰寫校史「Queen's College 1862-1962」紀念皇仁一百周年校慶。恩師退休後與她合力再編撰第二本校史「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紀念125周年校慶。



QC COLLEGE NEWSLETTER

史篤仕(司徒莊)老師，為人胸襟坦蕩，情操高尚，和藹可親，對中國人有另一種獨特感情。他一生熱愛教育，喜愛寫作，特別熱愛歷史。他對< Queen's College>這一名字情有獨鍾，感情特別深厚。其父在澳洲 Adelaide Queen's College -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擔任校長，他在這家QC接受教育，後入讀其父親母校 Magdalen College Oxford 取得大學學位。他視 Queen's College 為第二生命，疼愛皇仁學生有若親子，與舊生關係密切、非常融洽。尊稱他夫婦倆人為「Historian of Queen's College」絕對名正言順。他們的皇仁書院歷史著作，必定成為世代流傳的不朽巨著。

1945年8月14日，日本戰敗投降。數日後，服役澳洲皇家海軍的 John Stokes，隨同先頭部隊 HMS Enchantress 號掃雷艦抵港，上岸後他第一次踏足干諾道卜公碼頭，從那一刻起即與東方之珠一見鍾情。1953年他重臨舊地，獻身教育事業，1970年7月退休乘搭國泰航空公司航班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定居。

我們敬愛的威廉臣校長，史篤仕(司徒莊)老師，兩位皆隻身而來，隻身而去，超俗灑脫，不留半點痕跡，只留下無限思念。

「1955年6月首次香港小學會考，只考英文、中文、算術、常識四科。9月我被派入灣仔書院下午班讀 Form 1，編 A、B、C、D、E、F 六班。黃國賢當校長，老師有 Madam Chow，King Sir，趙惠樂，黑仔張和夢聲 (Monsoon 佬)。1956年9月 Form 2 轉入皇仁，編 A、B、C、D、E 五班。星期三、六返上午，一、二、四、五返全日。1960年6月考完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有同學投入社會工作，有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葛量洪師範學院，有出國留學，有升讀 Matric。1961年成立基師範學院創校，開辦二年制小學教師文憑課程，有同學6月考完 Lower Six Ordinary Level，收到成績後就離校，報讀該院，投身教育行列，其他繼續唸 Upper Six A-Level。」另一同學簡述。

「有兩個同班同學走咗嘞，舊年梁銘彥，今個月許淇安，真係人生無常！」6LA班副班長話中帶有傷感。

「Remember When, I First Met You」歌王子歌聲停不了。

「教育制度本來好好地，改來改去，改到頭都暈，意義攬唔清，目的瞄唔準，失晒方向。有專家話讀書最重要係過程，唔係結果。家陣年青學生一見題目就問『阿 Sir，有冇 Solution 嘟？』稚子何罪？老師怎麼辦？唉！」另一嘆說。

「Dr. 柳存仁掌管中文，威叔對佢好尊重。五十年代有博士教書、皇仁認第二冇人認第一，正所謂黃龍一出，誰與爭鋒！教國文同中國歷史成隊好老師，碩學鴻儒，後進薈英，濟濟一堂：有梁崇禮、容國璋、蘇恩健、龐德新、江潤勳、陳炳良，蘇輝祖等。負責體育有潘堯均，識玩羅漢齊眉棍嘅「大肚李」李澤明、古文銳。徐宗科、張大年教 KUO YU <波婆麼科>。仲有……暫時諱唔到。喉乾，飲啖先。」

「提到體育，1956年全港學界校際田徑比賽，2A 班(大班)鄒景耀勇奪乙組推鉛球冠軍，並以超七英尺創新紀錄；2B 班(神經六Lukky)黃效忠仲勁，一百碼、二百碼短跑、跳遠三項，全部創出新紀錄奪魁，皇仁喟年榮登丙組冠軍寶座，佢居功至偉。1958年校際 A-Grade Hockey 決賽，QC 擇第一，4D 班(阿媽星)Amir Singh 做正前鋒，佢話揸枝遮柄打都會贏足五球。1959 年校際甲組九人排球比賽，皇仁奪冠，5B 班(亞伯)伍文鑾勝空腕扣劈殺嘅台山家鄉絕技，5D 班(John公子)趙德光嘅蘭花妙手二傳，當年學界無人可及，淨係呢啲英雄史，經已值得飲杯嘞。」

「To Our Classmates! To Sportsmanship! Cheers!」

「講起又講，以前風氣淳樸，現今社會險詐、急功近利。話香港地發醫師、律師、則師，呢句話 OUT 晒嘞，應該係發風水師、按摩師、法師。舊時教育署可能太忙走漏眼，次次改革都忘記加入呢啲新科目，等好多人有得學，錯過晒百年一遇黃金機會，無法競爭。」

「香港幾時會有晒豬流感呢？」

「That is a good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To The Health Of Everybody! Bottoms Up!」



WONG YAN SHUE YUEN Newsletter

三杯到肚，各人已微有酒意。你一言，我一語，各說各話，回首往事，東拉西扯，亂晒籠，熱烘烘。

「個個六十幾，有些少老人癡呆唔出奇，可能記錯記漏，又乾咗三枝，喺度亂噴發嗰風，絕對唔可以用常人邏輯來猜度班友仔嘅邏輯嘅！」一同窗嚴正聲明。「童言無忌嘛！慘啦！成班自己友有個Geriatrics。」另一把聲音回應。

甜品端上，已有人約週日打18洞高爾夫。提醒手足，唔夠氣力打27洞就唔好逞英雄，真係大鋪攤，打埋「PLAYOFF 19、20」就算，不朽之身啦！

關善明、甄榮達、杜森、林漢強、張福良、陳永傑和楊家聲是晚請假。正班長忽然有要事唔嚟得，聽唔到佢吹奏「小喇叭」音樂和講「草泥馬」新故事，有些失落感，兩個鐘頭餐飯唔講得上完美。

「大家排好影相！老規矩，貴賓首次免費。記住！下一餐六月廿六日。」召集人下命令。

「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何日君再來？」歌王子已有倦意。「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您……的笑容…忘不了您…的心……」

坐的士途中，閉目沉思每位同窗的皇仁情懷。好同學、好朋友、好校長、好師長的影子，在腦海飛掠而過。已不在的永遠懷念，仍見面的會更珍惜。永遠最美好的記憶，永遠藏於心底。迷惘間，聽到電台播出Bonnie Tyler 歌聲……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vern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And Dreamed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
Then The Busy Years Went Rushing By Us
We Lost Our Starry Notions On The Way*

Oh My Friend We're Older But No Wiser

For In Our Hearts The Dreams Are Still The Same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Those Were The Days Oh Yes Those Were The Days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HOSE WERE THE DAYS.....

Wong Yan Shue Yuen 皇仁書院

Royal College Of Benevolence Queen's College

Hail ! Alma Mater !



後排左起：區初銘 鄭華堅 鄭華盛 鄧國雄 周德欽 黃耀焜
盧錦泉 周一彪 徐國良

前排左起：趙承平 H. Razack 何國水 葉成坤 梁士賢 羅錫佳



百年學府的11.6%——一段參與式人文／社會學觀察

洪馨 (hunghinghk@gmail.com)

作為一個「八十後」的皇仁舊生，兩種場合會令我們在世俗生活中想起母校：同學的婚宴與週年開放日。年過中年的師兄常說，剛畢業的時候只顧向外闖，「待五年吧，五年後你們便會開始重視舊同學了。」以我所知舊同學間相熟的其實從沒斷線，卻在會考十周年的當兒，同級同學一次盛大的婚宴，初窺「Society」之餘，亦重拾「皇仁仔」的集體認同，雖然那可能只限於我們「末代皇朝」九七會考同級同學。

婚宴與開放日

婚宴假洲際酒店舉行，筵開四十多席，六八與九七會考各佔其四。其實也只有他可以請到如此嘉賓：他向來愛結交各方人物；他的父親則是當年總領袖生，因此大師兄兼前校長李家鴻也有出席。酒過三巡，新郎在台上提到席上的師兄弟，不知怎地提到「讀書很厲害的同學」，感言當年因為別的同學讀書天資太高，找不到認同感，後來才在籃球場找到自己的位置。還記得他不是名列前茅，也非課外活動的「學生領袖」，擅長的是向來受冷落的運動，在中五時他在班際籃球場上初露鋒芒，果然不久就成為校隊的靈魂人物，帶著同代人的盼望出戰學界。

恍如很多祭典，眼花耳熟後，流露出「非常態」的一面。那也是畢業十年後的一次檢閱，像是氣候轉變海平面下降而水落石出；就算七年同窗朝夕相對，可能也要在這等自己或他人的傳統大日子，才願或不願地顯露家庭背景乃至成長經驗，尤其異於朋輩的。教人恍然領悟他走過的路，看到相識於微時那張白紙的另一面；今非昔比教人動容之餘，也教人失笑同窗當年視而不見，如果少不更事戲弄對方的痛處，也有一陣遲來的歉意。也有大家一直以為他幹得不錯的，或者無藥可救的，這晚久別重逢卻恰恰相反，教人思議：這些年來他怎麼了？席後的after party大家喝得盡興，有些多年都沒機會好好說上二十句話的，今天卻很自然的打成一片了。

這一夜，同窗關係由童年記憶接軌到成年；在small talk與gossip中，對母校的人類學想像（anthropological imagination）因為社會的演變與複雜性而添上歷史感。人必須屬於群體以生存（與及生活），這是社會學的基本信念；人的一切都從群體中來，往群體中去，則是人類學的世界觀；「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但有一種怨卻正因為「無緣而有故」而產生，過去感受得到卻捉不住的細節，令人無法主動處理而只能任由宰割；在失落的「後回歸香港」之中那怕是一點點伸手可及的歷史感，也足以紓解多少中產階級的空虛。

若有所失的名校

多少年來，每逢開放日，總有一種「愛彼為難」（ambivalent）的古怪情態：同屆舊生的團塊移動，很想找回些甚麼，很想由中一開課第一天開始重新來過。有人年近四十仍能隨口回憶校際比賽形容得像華山論劍，亦有人會考十年仍常作上數學課被老師問得啞口無言的惡夢。但眼前的開放日展覽總覺沒有多少新意，唯有校園的裝修、佈置卻總以新代舊，而不需（或無法）考慮前人經驗，在舊生眼中，自然顯得稚拙而不自知，如像八九年後出生的學生談六四。

不計社會成就，如果年輕舊生普遍有此鬱結（其實是前輩的早已自然流失），我們要問的是，在皇仁的傳統中，留給了舊生怎樣的位置或角色？皇仁整體及箇中的不同群體，又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去？

懷舊與懷鄉在英語中都是nostalgia。人生的primal scene（原初場景）往往是成長期間相對固定的一片開放式生活空間，有人是天地靈氣所鍾的邊城鄉下，有人是飛仔橫行的屋村，而偌大的皇仁校園，有廣闊的草地，鬥獸場似的南面球場與及兩個地鐵站之間的廣闊天空，則是包括我在內很多舊生的曾幾何時的自由，今時今日的空洞。苛評現屆學生鵲巢鳩佔的後弟心結（step-brother complex），其實是對母體／父親壓



OCOBANewsletter

抑了的恨或怨，因為無法否定的好，與及這種好之與我無關。

我們在入讀皇仁前大多對它無甚概念，離開時也無宏大的皇仁意識。國父孫中山正氣凜然，校風淳樸，教人好生親近，那是普遍人性；後來所有被提及的師兄都是建制內的單元精英，只褒揚世俗的名利，從不提及他們也有智慧及情懷。

另一方面，中一入學後，經過數年的爭逐，在學業、運動與課外活動幾大範疇已成梯隊，弱勢者不易後來居上，如不樂天知命難免鬱鬱不得志。如果學校中的成績與社會上的金錢都是資本，貧富懸殊其實早在學生時代已經開始。皇仁以平民學校自居，其實也拒絕處理「階級」間的波瀾，亦截斷了在流動中與傳統的對話。

回歸十年的亂局，尤其是文化保育的後知後覺，我們至少應該學到：將自己的過去與構成想像得太簡單是最「搵自己笨」或「八萬五」（見：<http://www.youtube.com/watch?v=jLWMIAFyRKg>）的人生觀吧。我倒以為，人腦的複雜程度越高，才愈可能理解宇宙。

其實皇仁一向的傳承，與近代中國的史觀都是一朝天子一段史，而不換牌匾。於是同代同學——即是曾同時在校園內活動——之間的凝聚力遠比跨代校名「牌頭」要強，這也直接導致舊生會工作之難。即若在朋輩之間，我們也是以少年時代同窗的真實共時經驗為紐帶，而非旗幟高揚的nationalistic徽號崇拜為暗號——每代人其實都有自己的一個皇仁。

我們不認大師兄，因為他們沒有多少可教我們。在社會上工作幾年，更對自己的「出身」有一種淡淡的自卑，間或強烈的抗拒。

社會資本

按理說身為名校生，我們應該自信爆棚，不過知識帶有階級烙印，不同的知識帶給學生的文化資本並不平等。所謂文化資本，即是在世界觀與生活習慣甚至

談吐等令我們在社會上被視為較卓越，受人擁戴的一群，例如以一口流利的英文在星巴克談論《Gossip Girl》

（如果你沒聽說過，那是講曼克頓貴族中學的富家子女的私生活的電視劇，不過重點其實是名牌靚衫）。

皇仁由幾十年前說到今天的「自學風氣」，其實沒有任何概念與價值取向，純粹是香港人的自求多福與勤奮的極致表現，沒有將我們突顯出來。我們沒有自己專有的語言、傳說、徽號、家族、音樂（短於二十年歷史的就不要提吧）去將我們區分於門外芸芸眾生，給予我們社會定位、人生意義與目標。直接的說，我們被社會標籤為精英，卻無法覺得自己是貴族，少了一種「air」。幸好我們還有一首很不賴的校歌，雖然聽慣了許何愛鄰老師莊嚴雄渾的鋼琴，總覺今天的管弦版本太過堆砌雕琢浮誇。

我們跨越九七的一代經歷由「殖民名校」到「官方名校」的微妙轉變，在特區管治與教改鬧劇中，我們首當其衝，被折騰得進退失據，更與昔日殖民管治相比高下立見。由運動、文化藝術（而非乾巴巴的電車男式冷知識）到manners & etiquette，以教會學校為代表的洋化皆非我們所長。眼巴巴看著人家既能近水樓台追隨最新歐美潮流，上接elegant的歐美文化（雖然其實駁雜不純），我們更陷入身份危機。

貴族階級自然而為的，中產總是拚命模仿、刻意展示，切記切記。天主教學校至多教點法文，教會裡懂拉丁文已很厲害了，反而說西方文明的老祖宗希臘，我們可能有點優勢，至少大家都不懂希臘文，而哲學層次上的思考才是要點。

所謂文化優勢，約定俗成而主觀。（貴族）氣質源於生活方式，最主要是不能購買的人生經驗，而人生是不值得花在模仿之上的。況且文化資本的匯率波幅極大，沈旭暉師兄當年在校內鋒芒已露，但在校際辯論場上從未摘冠，無礙他成為學術界新星，到底才智與自知才是永恆的真理。虛浮與實在如陰與陽相輔相濟，執於一端都是過猶不及。



ACCIOBAN Newsletter

皇仁是甚麼？

皇仁是甚麼？正如美國至今仍談及開國元勳，皇仁的原始價值觀，大概可由孫中山先生的師兄、舊生會第一任會長何東爵士身上窺見端倪。他的父親是荷蘭人，來港經商，後來生意失敗拋妻棄子跑回老家。當年世界還不如今日全球化，混血兒被視作雜種而非貴族，何東就在華洋之間溝通有無，人棄我取找到了商機及社會地位，再在變動急遽的近代中國被推上歷史舞台，成為「大老」。這就是皇仁主流等而上之的路，同場加映《King Hui: The Man who owned all the Opium in Hong Kong》記述這一班師兄不太見得人的發跡史。七十年代這條路更制度化，興起當官做專業人士，卻也成人家的大機器裡的螺絲釘。在經濟起飛時人人分得一杯羹尚未察覺，到經濟下滑則難免要問營營役役所為何事了。

但在那之前呢？或者說，那些已經逝去的師兄呢？翻開校史，二戰前不單校舍在荷李活道，校內環境也是兩個世界，當年的求學路不如今天制度化，那麼理所當然。雖然當局也一心栽培實用人才，作為殖民政府與商行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但因時局動盪，很多人很早就投身於生計與國運，也就走出形形式式的人生路，有意無意地在歷史上留下了蹤跡，甚至發了跡。

歷史是殘酷的，拒絕承認是愚昧的。有成就者，往往是突破了社會文化的期望，因為這樣才體現了在制度中個人的主觀能動性 (objective mobility)，成就每人的獨特故事。當社會整體在下沉，尸位素餐是沒有意思的——誰要做鐵達尼號的船長？相對於階級能動性 (class mobility)，「自我實現」是人生在世必要面對的考驗，對貴族甚至更為困難，因為他不能如多數人那樣將「向上爬」作為人生的出路。放眼歷史政治，其實無規可循，今時今日，play with the rules未必差得過play by the rules，問題是皇仁有精英意識而無精英文化，建制於是變成避風塘而非踏腳石，風浪來時總選擇獨善其身。

另一種貴族

如果皇仁是浪費人才，「貴族學校」則多折磨人

才。前者面對龐大的宗教式文化美感傳統、物質與文化過盛帶來的迷惘，又要在教育程度與要求俱高的父母與朋輩競爭中成就自我，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就是在父親的陰影與兄弟的威脅中破殼而出，在摧毀重生中將鬱結轉化成富棱角的人格，例如三聯書店的《迷戀人間》所記的女拔萃。相對而言，後者則是在學生置平均的缺乏之中，除了同窗別無參考，成長期中對自我衝擊也較小，無風無浪，也就少了很多提升的機會，就算學習優秀、多才多藝，性情始終近於直魯，也就是「薯」。未經人性陰暗面試煉，也就少了某種觸動人心的《惡之華》式的魅力。

但奇怪地在浪費中又一代一代不拘一格的培養出各種人才，跳出個人生活，敢於叩問終極，思索集體前途，例如政界文化界中可敬的人物就有不少（科學界中不知有否？）。而似乎愈有成就的愈不在乎這段背景，而由其他人來挪用——直至名成利就到《蘋果日報》會提及你的母校，那時候你又要玩起衣錦還鄉、參與製造「香港夢」的遊戲了。皇仁提供不了成功的跑道，卻吊詭地補償以更大地成就自我的機緣。很多人不自覺這種「曲線栽培」，於是有了心結。

其實此城所謂精英文化，也大有可議之處，至多是不知人間何世的睥睨眾生與孤芳自賞，在文化配套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香港擔任眾神的角色。如果這是一種浪漫，那麼大隱於市，可能是更真實的香港風情。廁身於仗義每多屠狗輩的舊區，大俠情懷才與鬪亂現實水乳交融，不會流於施捨。我相信這也是想當年孫中山先生左擁右抱東西洋與新舊中國的情懷，並沒有因為他與江湖中人稱兄道弟而放棄。

皇仁是一所著名的中學，也只是一所著名的中學。神道教的神社每二十年就重建一次，但與山林的契合長存，千年如是，無需感到惆悵。我們與師兄是平等的，而且是可以對話的，面對歷史不要符號化與神聖化，對遙遠的過去可以讀書，對近代舊生則可以親身接觸——這些皆非必要，最重要是保持自我，開創生活，這樣才能維持我們的原創傳統，就算因緣際會出不了幾個大師或偉人，至少都能明白世情，安身立命吧。



相識六十年

春茗喜相見

1952年中五畢業的這班「皇仁仔」，許多都是1949年通過初中會考由4間「官立學校」進入皇仁的。1949至2009，轉眼60年，已是一個甲子了。相識60年，而再於春茗重聚，這種緣份，彌足珍貴吧！

說到1949年進入皇仁，那時的升學情況與現時殊不一樣。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結束後，英軍從日軍手中「光復」了香港（「光復」是當時的用語）。1945-1949期間全港只有四間「官立小學」（government schools 當年叫書院），即掃桿埔育才書院（Ellis Kadoorie Government School）、荷里活書院（Hollywood Government School）、灣仔書院（Wanchai Government School）和油麻地書院（Yaumati Government School），每校分設上、下午班。這四間「官立學校」仿效當時英國的學制，提供四年制英文小學的課程，即第8班（Class 8相當於小學五年級）至第5班（Class 5相當於

1952年畢業班陸武平
初中二年級），讀完第5班的學生要通過初中會考才獲篩選入官立中學，而皇仁書院是當年唯一的收男生的官立中學。皇仁那時提供四年制英文中學的課程，即Class 4至Class 1（相當於Form 3至Form 6，那時Class 2是中學會考班，Class 1是預科班，只讀一年便升大學，而港大文、理科要讀四年）。

1949那年的初中會考還有一段小插曲，就是會考試題在開考的前幾天給洩漏了，以至那次會考要全部科目重考，可說是破天荒的事吧！我們這批有幸親歷其境的過來人，回想起來還是覺得莫名其妙呢！

不過，1949年那時候，皇仁是在堅尼地道的臨時校舍上課，校舍不夠大，以致部份第4班仍需留在原小學校舍上課，那些同學要翌年才進入銅鑼灣的皇仁新校舍直升Class 3。對於1949年從四間學校相會於皇仁的同學來說，今年便是鑽禧之慶了。

～ 2009年2月6日於囍慶酒家春茗 ～



後排：陸武平 黃焜輝 李永根 謝志齡 鄭國基 朱嘉樂
袁錦華 梁炳霖 周振賢 梁植偉 秦景炎 陳清泉
前排：譚樹榮 曾星華 余海岳 梁啟鑑 李沛霖



後排：鄒延年 吳永泉 陸武平 陳明德 顏其平 區濟棠
劉海慶 梁佐治 劉亮江 鄭積善 麥桓光
前排：胡桂鑑 謝柏年 何兆焯 黃焜輝 黎文熾 陳國耀

話又得說回來，這餐春茗，同學們只把它看成是前奏曲或頭盤吧了，另一個更大規模的聚會——「相識一甲子聚餐會」，已擇定在今年10月30日舉行，並已用電郵通知各定居海外的同學，讓他們可以安排及時回港的行程。

皇仁書院1964-71屆 1965-72屆

同學晚餐聚會

(2009年2月27日於皇仁舊生會)



第二排左起：蔡國安 周耀棠 區啟光 黃卓阜
第一排右起：高修富 曾祥寵 薛建安 趙雅穎
李燕庭 高智樂 郭念祖

1971-1976同學聚會

張壯立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們一班踏入五十歲的同學在舊生會餐廳聚餐。其中林本浩兄中五後即赴美，失去聯絡三十多年。他在英國從事IT行業，最近十年長駐杭州。拜互聯網的發達，今年初才聯繫上，特邀其回港相聚。

“人生難得相聚，唯有別離多”

座中各人都珍惜每刻良朋相會的時間，紛紛相約下次聚會。



後排左起：黃邦俊 葉祖亭 張壯立 林本浩 高耀良
前排左起：郭榮標 張博康 簡恒超 李偉明 鍾錦光
謝堅泉 葉沛林

1980-87屆同學聚餐

溫國雄

趁著皇仁書院的開放日，我們一班闊別了母校廿年的同學（QC 85）相約回母校一聚。

當日雖然是大雨滂沱，但也不減大家對母校的情懷，一早便回到母校參觀。當我們看見師弟們在各屬會的攤位忙得不可開交但不亦樂乎時，又回想起曾幾何時我們也是當中的一份子，那種感覺真是很溫馨很特別。

在皇仁舊生會的飯堂，有勞李日華同學為我們準備了很多新穎的菜式，享受佳餚美酒的同時，回想起當年飯堂的簡單午膳，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其實再豐富的菜餚不過是配菜，我們一班舊同學聚首一堂，暢談近況才是今天的主菜。這次聚會後，我們都積極聯絡同屆的同學再度一聚，現已聯絡了數十名同學。若你是85年會考或87年預科的同學，請與我們聯絡吧！Email : Joseph@hkhorizon.com



後排左起：溫國雄 李國榮 梁榮勝 周豪
吳培榕 顏成聰 譚旭華 傅溢鵬

前排左起：梁經宇 羅柏堅 張公望 尹家強
李日華 趙子威



歸來吧 (Homeward Bound)

201969 (Boys of Queen's College 1969, please fall in!!) 皇仁1969同學四十週年912聚餐

李佩良

對許多人而言，1969年是尋常的一個年頭，但對一群當年只有十二、三歲的小學畢業生，1969年9月就絕不尋常，因為他們即將成為皇仁大家庭的一份子，並同時見證皇仁書院成立107年的光輝歲月。為紀念40年前這個大日子，幾位熱心的同學成立了籌備委員會，預計在2009年9月12日（星期六）晚，在皇仁舊生會餐廳隆重舉行一個盛大聚餐。除聚舊之外，並一同見證皇仁踏入創校147歲的歷史時刻。

籌備委員會在年初已開展前期工作，包括搜集最詳盡的同學聯絡名單及當年缺乏校園生活照片。有關活動已得到舊同學的熱烈支持，特別是許多旅居海內外的同學，都表示將回港參加，多位我們熟悉的老師亦已答允出席。

912聚餐詳情將於近月內公佈，請留意皇仁舊生會網頁有關消息「(WWW • QCOBA • HK)」亦可聯絡以下籌委會成員：

	電郵地址	電話
陳宏輝 Kirby CHAN	kxchan@netvigator.com	9400-3390
鍾偉強 Bernard CHUNG	chungwkb@netvigator.com	9491-3725
陳禮昭 Henry CHAN	henrylcchan@gmail.com	9192-9708
陳浩生 CHAN Hoo Sang	joechanhs@gmail.com	9248-2669
楊國良 YEUNG Kwok Leung	mklyeung@epd.gov.hk	9303-0940
陳志航 CHAN Chi Hong Simon	schchan@fehd.gov.hk	9450-3803
蘇紹熙 SO Siu Hei	sosiuhei@yahoo.com.hk	6339-6902

QC1969同學每月第二個星期五晚，定期在皇仁舊生會聚餐，歡迎同屆同窗參加。



五月份聚餐時合照



我會名譽顧問許淇安校友不幸於今年5月3日因病逝世。

許校友生前對會方貢獻良多，今遽然離去，人皆惋惜。



皇仁舊生會 敬悼



懷念 何耀明

蔡熾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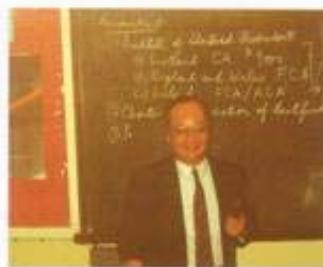
認識何耀明半個世紀，他笑容可掬，待人親切誠懇，令人如沐春風；樂於助人，具俠義之風。對同學熱情關顧，多年來凝聚同學不遺餘力，有口皆碑。Billy熟悉母校的人和事，聚會中暢談當年舊事、師友趣事、同學蹤跡和近況，Billy如數家珍，無出其右。其熱愛母校、關心同學，可見一斑。對舊生會事務，更加不遺餘力。自1995年加入皇仁舊生會中學校董會，長期積極投入會務，關懷師生，對學校貢獻良多。

Billy于60年代畢業于母校後，隨即投身會計行業，敬業樂業，考獲多項專業資格，包括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英國國際會計師，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和英國特許仲裁公會會員，曾獲選為2003年香港會計師公會傑出會計師大使，可謂本港會計界翹楚。同時為香港科技協進會資深會員和華人留英國同學會永久會員。實踐終身學習，在百忙中考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堪為後學典範。Billy熱愛皇仁，有機會便返回母校向師弟們介紹會計界工作（見附照）。

Billy熱心公益，曾擔任多項公職回饋社會，包括九龍樂善堂主席、九龍尖沙咀東扶輪社社長、香港中小企業總會會長、職業訓練局學徒事務組委任委員、香港會計人員總會榮譽會長、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專委會委、英國國際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司庫、香港私校聯會義務核數師、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義務核數師、東亞大學研究院校友會義務核數師。並于2004年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以表揚他多年來對社會的貢獻。

Billy勤於工作，忽略了個人健康。2007年1月杪舊生會周年聚餐中，有醫生同學發覺情況有異，敦促他檢查身體，才發覺出現問題。經手術後情況好轉，還打算出席11月2日同屆同學畢業45周年聚餐，與近70位老同學包括十多位來自海外的共聚一堂。可惜當晚突感不適，未能如願，之後再度入院接受治療。在病牀上細看當晚照片，還能娓娓道出老師與同學名字，看得出他雖然精神不振，但對同學的熱情不減，令人感觸不已。



Billy talking to QC Boys

與病魔惡鬥一個多月後，Billy最後于9.12.2007離開我們了。77位在港及海外的同學，向Billy送上最後的心意。Billy有慧根，與佛有緣，他是從塵世進入另一個更高境界的世界。

永遠懷念Billy，一位同學公認的君子。



聯校美術展

會訊記者

皇仁書院與皇仁舊生會中學聯校美術展已於2009年3月28日至4月15日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四至五號展覽館舉行，展出期間，社會各界參觀人士達幾百人。開幕典禮當日，出席的主禮嘉賓包括皇仁書院李樂然校長，皇仁舊生會于鎮康會長、皇仁舊生會中學許湧鐘校長及聯校美術展籌委會顧問等。是次聯合展出的作品種類非常豐富，包括繪畫、素描、現代水墨、陶藝、平面設計、雕塑等等。

皇仁書院與皇仁舊生會中學視覺藝術活動互相交流多年，藉著聯校美術作品展鼓勵學生觀摩、學習和創作，兩校聯合美術展覽能順利舉行，有賴于鎮康會長多年慷慨贊助。



主禮嘉賓與來賓合照



學生展品

我想讀書

皇仁舊生會青衣夜校 李瑞美校長

他們未必能像日校學生般專注學業，也未必能夠考取優異成績。但能夠有機會讓他們與背景跟自己接近的朋友一起讀書，誠然是可以加強他們的合群性以及自信心。

我是愈來愈相信「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每個學生都是有得教及可以教的。只是每個學生都是獨立個體，我們必須因應其個別情況而作出適當輔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下一代是需要無限耐性和愛心的。

回說那位女學生，我著她好好分配時間，注意日常起居習慣和小心身體。還要作好心理準備，上課期間如果遇到遭遇怪異的目光時，完全毋須理會。至於學校方面，我告訴她，我們辦學宗旨就是要讓想讀書的學生有書讀，所以她可以安心繼續在學校升讀中五。

「校長，有些事情想跟你商量。」

不少學生都會趁小息時段來找我。這時，我正跟老師在討論新高中學制課程。

「楊少霞，好像有一段日子不見你回校上課。一切還好嗎？」我回答說。

「我將會組織小家庭，預產期是明年一月。但我想繼續讀書，可以嗎？」

事出突然，我也真的不懂得如何即時應對。

擔任夜校校長一職至今已經整整八年了，不過我還是在學習中。雖然學校日常運作早已上了軌道，但學生問題卻是日新月異，教我要不斷思索教育的真正意義。其實，我並不害怕問題學生。只怕學生有問題不提出，那麼我便無從提供協助。總的來說，夜校學生是一群被忽略了的年青人。基於種種原因，他們錯過了在日校升學的機會，夜校是他們最後的保護網。



活力校園 成就多元

皇仁舊生會中學供稿



籃球隊訓練



校長也來打氣

籃球隊捷報頻傳

皇仁舊生會中學男子籃球校隊自2005年起，獲區啟光主席每年捐款贊助球隊一切開支。本年度學校利用捐款，邀得現役甲組球員黃志偉先生擔任教練。憑著黃教練悉心的教導，加上領隊謝朗明老師的帶領，本校男子籃球隊在葵青區學界籃球（第一組）比賽方面獲得男子甲組殿軍、男子乙組季軍、男子丙組冠軍，並獲男子籃球團體冠軍，成績斐然。

中文科大豐收

中文科派出五十位同學參加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包括十七組粵語獨誦及兩組二人朗誦比賽。在師生齊心協力下，獲得二十五面優良獎狀及十五面良好獎狀，其中包括一項男子詩詞獨誦冠軍；一項女子詩詞獨誦冠軍；三項女子散文獨誦亞軍，一項女子詩詞獨誦亞軍；一項女子散文獨誦季軍，兩項女子詩詞獨誦季軍；在二人朗誦方面，獲得兩項季軍。

另外，在2008年的暑假，學校中一及中二級暑期精進班的學生，參加由巧·克·力寫作頻道主辦的第五屆《仲夏夜之夢Crossover》2009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比賽。三甲班周芳穎的《家人失憶了》上集奪得傑出文章獎，另有四位中三級學生及一位中二級學生獲得各校最歡迎文章獎。

此外，中文科推薦學生參加中華全國學聯和全國中學報刊專業委員會主辦的「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永隆文學之星」比賽，共有六位學生獲得優異獎。

足球隊喜獲佳績

本年度足球隊參加了葵青區學界男子甲組及男子乙組比賽，前者更闖入決賽，惜僅以一球見負，屈居亞軍。

自2004年起，承蒙于鎮康校董資助該校足球隊一切開支，令隊員獲得較好的裝備，使球隊發揮得更好。此外，在任沛校董的協助下，邀得兩位專業教練帶領球隊訓練，他們不但教導球員技術，更使學生明白到紀律的重要。

展望將來，領隊鄭漢康老師希望球隊能更團結，成績能更進一步。

男子排球隊奪冠

皇仁舊生會中學男子排球校隊是不少男生嚮往參加的球隊。排球校隊隊員一般經中一級選拔後正式進入每周兩次約三小時的訓練。學員認真、投入、求進，彼此學習，互相支持。在兩位巾幘教練萬美美老師和黃翠琼老師的悉心訓練下，在本學年葵青區學界排球比賽中，男子乙組排球校隊摘冠。

舞台上的風姿

戲劇學會每年皆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在專業戲劇導師的指導及學會顧問老師的帶領下，屢獲獎項。本年度學會獲得獎項包括傑出劇本獎、傑出導演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周年大會

秘書 楊德強

皇仁舊生會第八十二屆周年大會，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晚上七時在皇仁舊生會會所舉行。屆時將會審議二零零八至零九年的會務報告、二零零八年的財務報告及核數師報告，並選出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度的執委會委員。會議通告、議程及文件於六月中旬以郵寄方式寄給各會員。

熱烈歡迎會員及校友出席。

＊ ＊ ＊ ＊ ＊ ＊ ＊ ＊ ＊ ＊ ＊ ＊ ＊ ＊

2009年度康樂日

張壯立

今年舊生會康樂日分別在3月15日，22日及29日分三天進行，各校友踴躍參加，熱情投入，賽事緊張刺激精彩紛陳。

共二百多人次參加，老、中、青校友以球/牌會友，增進友誼。

比賽贊助人：籃 球 — 區啟光先生

羽毛球 — 易永源先生

西瓜波 — 于鎮康先生

橋 牌 — 黃邦俊先生、陸偉雄先生





賽 果

籃球：

40歲以上組

冠軍 — 友聯
亞軍 — 舊生會執委會

籃球神射手 李英浩 (LEOPARDS)

39歲以下組

冠軍 — LEOPARDS
亞軍 — QC97
季軍 — 皇龍

西瓜波：

40歲以上組

冠軍 — 獅橋
亞軍 — QC79-84
季軍 — 尹家樑隊
西瓜波神射手 施能泉 (尹家樑隊)

39歲以下組

冠軍 — 雀聯
亞軍 — 袁天賦隊
季軍 — 黃沛鍵隊

羽毛球：

冠軍 — QC79
亞軍 — QC校隊
季軍 — QC83

橋 牌：

冠軍 — 蕭志鵬、林朗昕
亞軍 — 鄭思政、郭任權
季軍 — 許嘉桓、羅震棠

永遠名譽會長
霍英東 何鴻燊

名譽會長
新錦勳 鄭國基

名譽顧問
區啟光 陳耀莊
陳坤耀 張永賢
張佑啟 蔡熾昌
鄒燦基 周一嶽
馮載祥 許仕仁
簡福飴 江紹忠
郭國全 鄭其志
林中麟 梁智鴻
彭沖 石禮謙
沈祖堯 湯家驥
黃重光 楊汝萬
袁國勇

執行委員會
(2007 - 2009)

會長
于鎮康
副會長
羅達年 李樂然
陸偉雄 黃邦俊
易水源

秘書
楊德強
司庫
鍾錦光
副司庫
葉祖亭

委員
張壯立 朱植榮
鍾劍新 何冠環
何佩暉 莊錦川
羅錫佳 李佩良
馬清正 莫躍孺
伍時聰 司徒志文
唐英傑 溫國雄
姚偉祥

核數師
林懷熙
會訊編委
于鎮康 卜初銘
李佩良 何冠環
姚偉祥 洪 譬



香港銅鑼灣道皇仁舊生會
QCOBA Tung Lo Wan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el: 2577 2066 Fax: 2576 3113
Website: www.qcba.hk
Email: qcba@netvigator.com

會訊第四十四期
二〇〇九年七月